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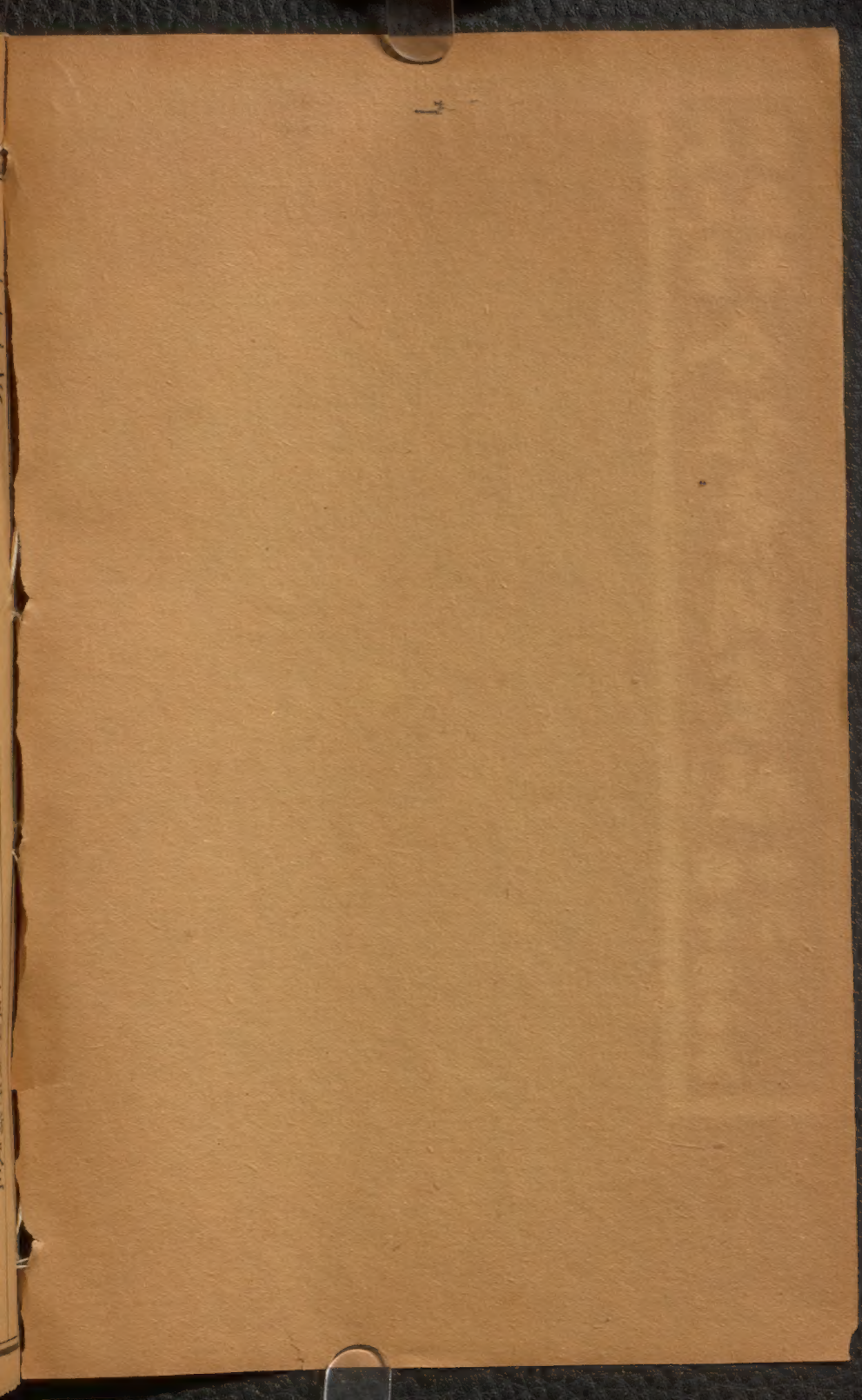
T Chinese

Vol. VI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錦章圖書局
印行



靈樞經合纂卷之六

錢塘張隱菴
會稽馬元臺兩先生合註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 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校正

本藏第四十七

內推本藏府吉
凶善惡故名篇

貴帝問於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榮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脈流行。榮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臟不受邪矣。寒溫不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脈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臟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於天也。無智愚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害乎哉。問也。五臟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運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臟者。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

上章論在外之皮膚肌腠。因剛柔厚薄而生病。此章論在內之五臟六府。有大小高下。偏正厚薄。之不

同亦因形而生病也。夫榮衛血氣藏府之所生也。脈內筋骨藏府之外合也。精神魂魄五臟之所藏也。水穀津液六府之所化也。是以血氣神志和調。則五臟不受邪。而形體得安。然又有因於藏府之形質。而能長壽不衰。雖犯風雨寒暑。勿能害者。有外不離屏蔽室內。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者。此緣藏府有大小厚薄之不同。致有善惡。吉凶之變異。蓋五臟六府本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而成此形。故宜中正堅厚。以參副天地陰陽之正氣。

靈樞經合纂

卷六

註此詳人之易感於邪者以藏府之有善惡吉凶也善惡以體言吉凶以病言下文正詳言之

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於邪心高則滿於肺中使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藏外易傷於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脫則善病消渾熱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

張心小則神氣收藏故邪弗能害小心故易傷以憂也心大則神旺而憂不能傷大則神氣外弛故易傷

以言也經云心部於表故心下則藏外易傷於寒心卑下故易恐以言也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脫則善病消渾熱中按邪氣藏府篇五藏脉微小為消渾蓋五藏主藏精者也五藏既弱則津液微薄故皆成消渾

心正則精神利而邪病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此言心有善惡吉凶也心之小者則安外邪弗之能傷但內有所憂則易傷耳蓋心小者必多憂所以

憂易傷之耳若心大則憂不能傷而外邪反易傷之矣心之高者則心下之為肺當滿於肺中肺與心相着乃多煩悶而心竅不通必為健忘及難以善言聞之也若心下則易傷於寒及易以言恐之矣

心之堅者則藏安守固凡外邪不能入內憂不能恐若心脫則善病消渾熱中多內傷之病矣心之端正者則和利難傷凡外邪不能入內憂不能恐若心偏傾則其人操守不一無所守司由此觀之則心宜

不大不小不高不下堅而不脫正而不偏斯謂之善也而可以免凶病矣下文肺肝脾腎亦猶是耳肺小則少飲不病喘渴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痺喉痺逆氣肺高則上氣喘息效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脇下痛

肺堅則不病效上氣肺脆則苦病消渾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胸偏痛也肺主通調水道故小則少飲大則多飲肺居胸中開竅于喉以司呼吸故小則不病喘渴大則善病胸

肺傷者肺燥也

實鼻

喉從胃咽從同

眇音秒
與秒同

脇下痛也。

大則肝居膈下故小則藏安而無膈下之痛肺居胃之上故大則苦於膈中且膈下痛肝脈貫膈上注肺故高則肝堅則藏安難傷脫
 膈下空則易受於邪蓋膈乃邪正出入之樞部也肝堅則神志和利偏傾則脇痛也
 善病消痺而易傷也肝之高者則其經脈所行及所謂支別者上奔

此言肝有葉生於左至正要大論王註言肝居下左則肝生於下胃當在上何為能下通也
按素問刺禁論云肝生於左至正要大論王註言肝居下左則肝生於下胃當在上何為能下通也
胃竟者在左為肝在右為脾肝與脾並故可以言下通於胃也則王氏言肝生下左者謬矣

脾小則藏安難傷於邪也脾大則苦湊眇而痛不能移行脘高則脾邪季脾不乘脾一證一於右月一
於大腸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痺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中

張脾為中土而主於西旁故小則肅安而鬱作如脾之病下則如於大腸加於大腸則藏苦受邪蓋脾四支故不能疾行也脾在胛之上故高則消引季脇而痛下則如於大腸加於大腸則藏苦受邪蓋脾虛具本位也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痺而易傷也脾藏意意舍榮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善滿善脹也

馬註此言脾有善惡吉也
也眇脇下軟肉處也

腎小則藏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傷以邪腎高則苦背痛不可以俛仰卑下則月房不可以俛仰為狐疝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苦病消瘴易傷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

馬此言腎有善
註惡吉凶也

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也。

背脊在腰之上
尻在腰之下

髑音結
軒音干

疏當作疎

散音交

註夫藏者藏也故小則藏安難傷大則善病腰痛乃腎之府也夫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故腰痛背脊痛腰尻痛皆不可以使仰腎附於腰脊間故病諸痛也孤症者偏有大小時時上下孤乃陰獸善變化

而藏畢凡上下如狐之出入無時此腎藏之症也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脫則苦病消痺而易傷也腎藏精精舍志藏體端正則神志和利而難傷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夫身形五藏之外合也皮薄理疏則風雨寒暑之邪循毫毛而入腠理以病形蓋六氣之客於外也如在內之藏形薄脫偏傾則人之所苦常病者五五二十五變病也

註此結言五藏二十五異者人之苦於常病也二十五異者曰小大曰高下曰堅脆曰端正曰偏傾也五藏則為二十有五矣

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無髑肝者心高髑軒小短舉者心下髑軒長

者心下堅髑軒弱小以薄者心脆髑軒直下不舉者心端正髑軒倚一方者心偏傾也

註張小理者肌肉之文理細密粗理者肉理粗疏大肉腠脂五藏之所生也故候肉理之粗細即知藏形之大小髑軒胸下蔽骨也本經曰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客大蓋人之腠肉本於藏府募原之精液

以資生募原者藏府之膏肓也五藏之精液溢於膏肓而外養於腠肉是以五藏病者大肉陷下破腠脫肉

註此言欲知心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髑肝也髑軒者胸下蔽骨之色

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張脇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

背膺厚者肺端正脇偏疏者肺偏傾也

註張肺居膺之內脇腋之下故視其肩背膺腋即知肺之高下堅脆偏傾倪冲之曰肺屬天而華蓋於上背為陽而形身之上也故肺俞出於肩背○朱永年曰脈要精微論云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尺外以候

腎尺裡以候腹中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蓋形身之上下即藏府所居之外候也

註此言欲知肺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肩背膺腋喉之類也

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胸反蔽者肝高合脇免蔽者肝下胸脇好者肝堅脇骨弱者肝脆膺腹好

相得者肝端正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

註張散者胸膈交分之偏骨內膈前連於胸之膈尾旁連於膈後連於脊之十一椎肝在膈之下故廣胸反散者肝高合膈克散者肝下克者骨之藏伏也肝脉下循於腹之章門上循於膺之期門在內者從肝別貫膈故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

註馬此言欲知肝之善惡吉山當驗之色理胸散膺腹之類也

黃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縱者脾下唇堅者脾堅唇大而不堅者脾脆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舉者脾偏傾也

註張倪氏曰唇者脾之候故視唇之好惡以知脾藏之吉凶

註馬此言欲知脾之善惡吉山當驗之色理與唇也

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

註馬此言欲知腎之善惡吉山當驗之色理與耳也

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也

註張倪氏曰耳者腎之候故視耳之好惡以知腎藏之高下偏正凡此諸變者神志能持則安減則不免於病矣

註馬此結言上文二十五異者善於持守則安而持守之功減則不免於病也

帝曰善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減也甚寒大熱不能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愁憂五藏皆大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

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堅者。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於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藏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為人平。反覆言語也。

張 倪氏曰。此總結五藏之形不同。而情志亦有別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聰慧志意者也。故小則血氣收藏。而少病。小則神志畏怯。故苦焦心大憂愁也。五藏皆大者。神志充足。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此皆因形而情志隨之也。和于中。則著于外。故得人心。善盜者。貪取之小人。語言反覆。不可以為平正人也。

馬 此言人有病有不病者。以五藏之有善惡吉凶也。

黃帝曰。願聞六府之應。岐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脉其應。肝合胆。胆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

張 倪氏曰。五藏為陰。六府為陽。藏府雖相合。五藏內合六府。六府外應于形。身陰內而陽外也。故視其外合之皮。脉。肉。筋骨。則知六府之厚薄。長短矣。腎將兩藏。一合三焦。一合膀胱。

馬 此言五藏與六府相合。而亦有知六府之法也。腎合三焦者。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也。

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裡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

張 倪氏曰。五藏內合六府。外應於皮。脉。肉。筋骨。是以肺應皮。而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藏府之形。氣外內交相輸應者也。

馬 此言欲知大腸當驗之皮也。

心應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脉緩。脉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脉。皆多紆屈者。小腸結。

張 相氣藏府篇曰。脉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脉緩者。尺之皮膚亦緩。皮脉之相應也。故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腸薄。

註馬此言欲知小腸當驗之脉而脉又當驗之於皮也

脾應肉肉脰堅大者胃厚肉脰麼者胃薄肉脰小而麼者胃不堅肉脰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脘約不利

肉脰不堅者胃緩肉脰無小裏累者胃急肉脰多少裏累者胃結胃結者上脘約不利也

註張便氏曰脰肥脂也麼亦小也約約束也胃有上脘中脘下脘故胃下則下脘約不利結則上脘約不利也

註馬此言欲知胃者當驗之肉脰也

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胆厚爪薄色紅者胆薄爪堅色青者胆急爪濡色赤者胆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胆直爪

惡色黑多紋者胆結也

註張朱氏曰爪者筋之餘故肝應爪視爪之好惡以知胆之厚薄緩急也五藏六府皆取決于胆故東五藏五行之氣色箕子喻曰胆屬甲子主天干地支之首故備五行之色

註馬此言欲知胆者當驗之爪也

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

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

註張便氏曰太陽之氣主皮毛三焦之氣通腠理是以視皮膚腠理之厚薄則內應于三焦膀胱矣又津液隨三焦之氣以溫肌肉充皮膚三焦者少陽之氣也本經云重膚充身澤毛是謂氣是以皮毛皆應於

三焦膀胱○朱永年曰經云絡谷屬骨是肌肉之屬于骨也又曰脾生肌肉生肺肺生皮毛是骨內皮毛交相資生者也故曰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

註馬此言欲知三焦膀胱者當驗之皮毫腠理也三焦為右腎之府膀胱為左腎之府觀三焦有厚薄緩急者果有名而無形也▲按三因方云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中出夾脊而上

貫于腦有形可見有一舉子徐進少嘗醫療病有精思曰齊嘗大飢羣丐相鬻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

脉全見右腎之下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

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答曰。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

註張 倪氏曰。六府內合五藏。外應於皮肉筋骨。故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其病矣。蓋六府之厚薄緩急大小。而為病者。與五藏之相同也。

註馬 此言視其外之所應。而可以知內之所病也。

五臟六腑總圖



禁服第四十八

註馬 服事也。詩大雅。板篇。有我言。維服內。論脉有闕。格宜用。炙刺藥法。故名篇。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旦暮動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求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束為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

百篇有
禁服二
字固以
名篇

有厚薄智慮偏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於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於後世絕於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
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問
命於是矣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堂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
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敢有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受之書曰慎之
慎之吾為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脈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臟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調其
虛實虛實乃止瀉其血絡血盡不殆矣

凡刺之理六
見前經脈篇

夫氣合于天，天合于地，血合于水，外揣篇論九針之道，渾束為一，而合于天道，故篇名外揣，言天道之
運行於外，司外可以揣內也。此篇以氣血為一，而為一候，其人迎氣口外可以知六氣，其內可以驗其臟府
之病。蓋經脈本於臟府之所生，而合於六氣也。故曰：凡刺之理，經脈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臟，
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謂邪之中人，必先始於皮毛，氣分而入於絡，脈從經脈而入於臟府，故為
其血絡血盡不殆，蓋絡脈終於皮膚之間，乃氣血之交會，故視其血絡盡瀉其血，則邪病不致傳於臟府，
脈藏府而成危殆之證矣。虛實者，血氣之虛實也。蓋邪在氣則氣實，而血虛陷於脈中，則血實而氣虛，故
必審察其本末以調之。夫血脈者，上帝之所貴，先師之所禁也。藏之金匱，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故帝
與敵血立盟，而後乃傳方篇名禁服者，誠其佩服而禁其輕洩也。○莫子瑜問曰：此篇論約束氣血為一
要，復引外揣而論曰：天與水相連，而運行於上下，水天之合一也。故曰：如水鏡之察不失其形，外揣篇論
九針之道，渾束為一，而合於天道，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謂天地之合
一也。天地相合而水在其中，此篇論氣血約而為一，
應水天之相合，故引外揣而問者，補申明前章之義也。

此言凡刺之理，當有渾束為一之妙，不過以經脈為始而已。▲不惟用針用藥亦然。▲編者所以貫簡
故近則編絕。▲孔子讀易章句三絕。▲久則簡絕。▲古人無紙，以竹簡足汗去書之，故書之者簡而

貫之者編。▲外揣前卷篇名也。帝嘗謂九針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為，下高不可為，蓋大
小高深以理言，非針形也。▲恍惚無窮，流溢無極，而欲渾束為一，伯乃以至明為要，進之今雷公述而問
之，亦欲得渾束為一之方耳。帝念其齋宿之誠，遂行割臂歃血之盟，乃以書而授之曰：凡刺之理，其要道
在於經脈為始，而已。經脈者，本經第十篇名，乃十二經脈運行之經，遂也。運其所行。▲如上言。▲分其
度量。▲本經有脈度篇。▲五臟為裏，故內刺五臟六府為表，故外刺六府。彼營氣者，陰氣也。既隨宗氣以
行，運於經隧之中，惟衛氣者，陽氣也。乃自行於皮膚分肉之間，故必審察衛氣，實為百病之母也。▲衛氣

為百病之母其大義見素問生氣通天其百病有虛有實即人迎寸口脈以知之而正氣之虛則補邪氣之實則瀉則虛者實者虛而虛實自止矣又血絡者病之可見者也▲前有血絡論▼從而瀉之其病不殆矣

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為下材者弗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為工不可以為天下師

未滿而知約者知氣與血合候人迎氣口以知三陰三陽之氣而不知陰陽血氣推變無窮可彈求為一而合于天之數故通人道於天道者斯可以為天下師約方者約束血氣之法如約囊者謂氣與血合猶氣在囊之中滿而弗約則輸泄矣故方成而弗約則神與弗俱謂血與氣不能共居而合一也滿而弗約者謂不知經治脈急弗引也約而為一者脈大以弱此血氣已和則欲安靜也

此言方成宜約而當以天下師自期也蓋約方猶之約囊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於外方成而弗約之則法難在而無所主持故吾之神弗能與俱不可以愈病也▲神之為美前詳病傳篇第三節之下▼彼雷公雖以下材▲下工▼自謙不知帝之所以望之者為天下師也所謂謂天下師者惟知經脈篇為始耳下文正詳言之

雷公曰願聞為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願聞為工者願聞血氣之相應而後明合一之大道是由工而上而神神而明也寸口主陰故主中

人迎主陽故主外陰陽中外之氣左右往來若引繩上下齊等如脈大者人迎氣口俱大脈小者人迎氣口俱小春夏陽氣盛而人迎微大秋冬陰氣盛而寸口微大如是者陰陽相應是謂平人若不應天之

四時而更偏大於數倍是為溢陰溢陽之關格矣此論三陰三陽之氣而應於人迎寸口之兩脈也○高子曰人迎氣口謂左右之兩寸口所以分候陰陽之氣非寸

關尺三部也若以三部論之則左有陰陽而右有陰陽矣

此言寸口以人迎之脈各有所主而合四時者為無病也寸口者居右手手寸部即太淵穴去魚際一寸故曰寸口以其為脈氣之所會故又曰脈口又曰氣口寸口主中乃足手六陰經脈所見也人迎者居左

手寸部蓋人迎乃足陽明胃經之穴名而其脈則見於此故即以人迎稱之以胃為六府之先也人迎主外故左關為東為春左手為南為夏所以謂左寸為外尺足手六陽經之脈必見於此右手為秋為西右關為中央為長夏其兩尺則為北為冬所以謂右寸為內尺足手六陰經之脈必見於此然寸口之脈在內而出於外人迎之脈在外而入於內即如人迎一動為足少陽胆經寸口一動為足厥陰肝經則所與

胆相為表裡而一出入兩經本相應也。餘經表裡可以類推。見下文。故俱往俱來。若引繩齊等而春夏之時。則人迎比寸口之脈為微大。秋冬之時。則寸口比人迎之脈為微大。乃為平和無病之人也。蓋平和之脈是。

人迎大一倍於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為熱。虛則為寒。緊則為痛。痺代則乍甚。乍間。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血絡。且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

此論陰陽之氣偏盛。而脈見於人迎氣口。及病之在氣在脈。以證明血氣之相應相合也。三陽之氣偏盛。則人迎大二倍。三陰之氣偏盛。則氣口大。以弱則欲安靜。此血氣之相合也。痛痺者。病在於皮腠。之氣分氣傷。故痛。氣血相搏。其脈則緊。此病在氣而見於脈也。代則乍甚。乍間。痛者。病在血氣之交。或在氣。或在脈。有交相更代之義。故脈代也。盛則瀉之。虛則補之。者。氣虛宜補之也。虛則補之。者。血虛宜補之也。緊痛之在氣分。故當取之分肉。代則病在血氣之交。故當刺其血絡。且飲藥者。助其血脈。藏府勿使病從絡脈而入。於經脈。從經脈而入。於藏府也。陷下則灸之。者。氣之下陷也。不盛不虛者。氣之和平也。以經取之。者。病不在氣。而已入於經。則當取之於經矣。若人迎大於四倍。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者。死不治。大始言人迎大一倍。二倍。三倍者。此陽氣太盛。而應於脈也。後言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死不治。大數名曰溢陽。此陽氣之盛。溢於脈中。氣血之相合也。此以陰陽氣之偏盛。病之在氣在脈。以明氣之應於脈。而合於脈也。故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本者。以三陰三陽之氣為本。末者。以左右

內之人迎氣口為標。蓋言陰陽血氣渾東為一。外可以候三陰三陽之六氣。此言人迎大於寸口之脈。可以驗手足六陽經之病。而有治之之法也。人迎較寸口之脈大者。一倍。則病在足少陽。膽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少陽。三焦經。有病也。躁者。一法也。中。而更有躁之。竟下文。二倍。則病在足太陽。膀胱經。若二倍而躁。乃手太陽。小腸經。有病也。三倍。則病在足陽明。胃經。若三倍而躁。乃手陽明。大腸經。有病也。其各陽經之脈。或則為熱。虛則為寒。脈緊則為痛。痺代則為甚。乍開。即下文。之病。在何經。脈代則取其血絡。使之出血。盛則分經。以瀉之。脈虛則分經。以補之。脈緊為痛。痺則取其分肉之病。在何經。脈代則取其血絡。使之出血。及飲食以調之。脈陷下者。則血結於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以本經取之。如一盛。瀉胆以補肝。二盛。瀉膀胱以補腎之類。茲則取之於膽。而不取之肝。取之膀胱。而不取之腎之類也。或用

病在足少陽。膽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少陽。三焦經。有病也。躁者。一法也。中。而更有躁之。竟下文。二倍。則病在足太陽。膀胱經。若二倍而躁。乃手太陽。小腸經。有病也。三倍。則病在足陽明。胃經。若三倍而躁。乃手陽明。大腸經。有病也。其各陽經之脈。或則為熱。虛則為寒。脈緊則為痛。痺代則為甚。乍開。即下文。之病。在何經。脈代則取其血絡。使之出血。盛則分經。以瀉之。脈虛則分經。以補之。脈緊為痛。痺則取其分肉之病。在何經。脈代則取其血絡。使之出血。及飲食以調之。脈陷下者。則血結於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以本經取之。如一盛。瀉胆以補肝。二盛。瀉膀胱以補腎之類。茲則取之於膽。而不取之肝。取之膀胱。而不取之腎之類也。或用

瀉胆以補肝。二盛。瀉膀胱以補腎之類。茲則取之於膽。而不取之肝。取之膀胱。而不取之腎之類也。或用

躁者。陰之動象。陰陽六。陰皆從。陰而生。自下而。上故止。合足之。六經在。下之氣。躁動而。後上合。於手。開去聲。數叶朔。相應者。未合而。相應相。合者已。倍傷寒。病太陽。之氣其。脈則繁。氣盛則。痛入於。

凡言寸口大于人迎之脉可以驗足手六陰經之病而有治之之法也寸口較人迎之脉大者一倍則病在足厥陰肝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厥陰心包絡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脉大者二倍則病在足少陰腎經若二倍而躁乃手少陰心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脉大者三倍則病在足太陰脾經若三倍而躁乃手太陰肺經有病也其各少陰之脉盛則為脹滿其胃中必寒而食亦不化虛則其中必熱而所出之痰亦不化且氣亦少濁色亦必變也脉緊則為病痼脉代則為乍痛乍止然所以治之者盛則分經以瀉之虛則分經以補之緊則取其痛痺之分肉在於何經先刺而多灸之代則取其血略使之出血及散藥以瀉之

脉中有
着血者
亦宜灸
故曰亦

經云營
為根衛
為葉
經病以
分氣者
謂之離

痺證止
在形氣

脉隔下者則徒灸之▲徒但也▼脉既隔下則血結于中中有着血而結故宜灸之若不盛不虛則以本經取之或用藥或用針或用灸名之曰經刺也▲養見上節▼夫治法固已如此及夫寸口之脉大於人迎者四倍且大且數則陰經甚盛名曰內關內關者謂六陽在外而使之不得以入于內也其證當為死不可治凡此者必宜審按其本末及察其寒熱以驗其臟腑之病可也

通其營輸乃可傳於大數大數曰盛則徒瀉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隔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足刺脉急則引脉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此總結上文以申明約束為一之道通其營輸者謂血氣之相合從營輸而灌注于脉也大數者謂合

者宜補氣隔下者宜灸今氣與血合渾束為一有病者則當取之於經氣盛於脉中者又當引而伸之血氣和平而相合者則欲安靜調養是以徒瀉徒補徒灸也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足刺此病入於經所當大以經治之脉急則引者陰陽偏盛之氣并于脉中故脉數急又當引而伸之益震滿勿約則輸泄矣若脉

此章假人迎氣口之盛躁以明氣血之合一故曰脉急則引者先言盛躁之氣而合于脉中也繼言脉大以弱者乃平和之氣血渾束于一也氣并于脉中故脉大血氣和調故亦更也外揣篇論渾束為一而合于天道天地有外內上下之氣充於外司泉在下如水鏡之察不失其形此水天之合一也▲愚按此篇大義謂

與血脉渾束為一應而天在上司泉在下如水鏡之察不失其形此水天之合一也▲愚按此篇大義謂陰陽六氣外合于手足六經內合于五臟六腑可分可合可外可內者此候人迎氣口者候六經之義在外而不涉于經也隔下則灸之者謂氣隔于內而不隔于脉也故曰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衛氣外行于皮膚

分肉內行于臟腑之募原六氣在外同衛氣而在膚表之間隔于內則入于臟腑之募原矣故曰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臟腑之病蓋以內為本而外為末血為本而氣為標審其病之在氣在脉在外在內也如病在外之六氣有不涉于六經者有病在氣而在經者有隔于內而不干于臟腑者有隔於募

原之中而病及於臟腑者此六氣之於經脉臟腑可分而可合也緊則為痛痺者病形而傷氣也代則作甚乍聞者氣始入于脉也蓋六氣本於五臟之運生無息者也春夏入迎微大秋冬入尺微大此六氣行藏府也六氣出入于藏府經脉之間有離有合運生無息者也春夏入迎微大秋冬入尺微大此六氣行于脉外也脉大以弱則欲安靜此氣與血合渾束而為一矣即如中風傷寒六經相傳七日來復此六氣在六氣而不涉於經也如病一二日即見喘吐泄瀉諸證者此隔於內而入府也

有病一二日即見神昏氣促煩躁諸證者此隔於藏府之募原而為半死半生之證矣蓋客於藏外者生于藏者死于藏而藏真完固不為邪傷者生藏真傷而神昏躁盛者死故曰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如傷寒之黃連阿膠桃花小陽胸諸證此病在氣而溜於經也蓋藏入于經其藏氣實不必動藏則溜於府若血脉傳濁大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而不可以致生矣夫邪氣淫洗不可勝數有病一二日或即溜于經或即隔于內或即于

藏入府者有病多日而漸次溜經陷內于藏入府者有病久而止在氣在形不入于內者此邪病之有重
 輕正氣之有虛實也此篇論血氣之離合出入審病氣之輕重死生大有闕於至道故帝令齊宿而始授
 其書予亦不厭瑣賁而復明之以勉後學如正氣之出入則知邪病之淺深合其始蒙救其未逆弗使邪
 氣內入而成不救此醫道中修身善後之大功德也○高子曰外揣篇論氣與形合此篇論氣與血合五
 變章論病在形而不病氣本藏論病在藏府而不病氣本經厥逆諸篇有
 病氣者有病血者有血氣之兼病者此陰陽離合之道變化之不測也

經此承上文而申言以叮嚀之正約方之大術數也凡為醫工者固以明經脈為始然必先明本經本
 官輸篇如并營輸經合之義則經脈始可明也遂可傳以大數如上文盛則徒瀉之等云也▲大數大義
 其本經終始篇▼所謂盛則徒瀉之者但瀉而無補也虛則徒補之者但補而無瀉也陰經者不取陰經取陰經
 或刺或飲藥三者可兼行其飲藥灸刺三者亦可兼行之而已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則取陽經者不取陰經取陰經
 者不取陽經此之謂經刺其飲藥灸刺三者亦可兼行之而已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則取陽經者不取陰經取陰經
 當主于安靜雖有用力不至大勞也此乃大法之所在即約方之要者而外揣渾束之功或脈大而弱者則
 以為天下師若未滿而約之則是不知經脈而欲知術數也僅足以為工耳豈非以下材自限者哉▲鳴
 呼帝則腎敵血而所言大術數者如此則醫門秘旨盡在是矣雖言用針之法而用藥補瀉亦猶是也然
 則本輪經脈終始集服等篇乃醫籍中至寶
 惜乎後世廢而不講萬古如長夜然痛哉

五色第四十九

篇篇內有五色言
 病之義故名篇

雷公問於黃帝曰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
 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

此此節大義與前五閱
 五使篇第二節相同

此承三十七章之五閱五使復辨明五藏之氣見色於明堂見脈於氣口察其色切其脈以知病之開
 蓋人之壽夭也五閱章曰五官已辨闕庭必張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蕞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
 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故帝復釋之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
 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蓋言面部之形色應天地之形氣故其清明而
 廣厚也夫五藏生于地之五行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五色蓋言面部之形色應天地之形氣故其清明而
 以乃五藏之氣見于色而應於脈也故曰五藏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副也六氣故色見於明堂脈出於氣
 所以候三陰三陽之氣三陰三陽者五藏六府之氣也○朱氏曰候五藏生成為云凡相五色之奇脈面
 皆目青而黃目赤而黃目白而黃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而赤目白而青目黑而黑目白而赤目青

主方
 曰隱
 後之
 有所
 五藏
 形候
 三

部之字
沉五藏
之氣候
在氣口

惡叶烏

皆死也。蓋五藏之氣色見于面五藏之血色見于目也。脉要精微論曰：尺外以候腎，中附上以候肝，右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左外以候心，是五藏之有形候見於左右三部之寸關尺五藏之氣候見於氣口也。故曰：脉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大小等者，病難已。此五藏之形氣各有所候也。夫天地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故視人之壽夭決病之死生者，必明乎此。

此言五色雖決於明堂而諸部亦宜廣大也五色
決於明堂五閱五使篇之言而公舉以問之也。

雷公曰：五藏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於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五藏安於胸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惡得無辨乎？

五官者五藏之外候也明堂者鼻也鼻之準骨貴高起而平直者也五藏次於中央闕庭之中肺也
下者心也，直下者肝也，再下者脾也，藏為陰而生中，故候次於中央也。六府挾其兩側，肝左者胆也，方

也，腎為水藏，故挾大腸而位於蕃蔽之外，應地居中而海水之在外也。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應

也，王宮者心之部也，心為君主而居中也。五藏安於胸中而藏真之色，致見於外，五官惡得無辨乎？

此承上大而言五官之有辨也五閱五使篇有五官已辨之言而公亦舉以問之也鼻為明堂其骨貴
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於中央。詳見第十一節。六府挾其兩側。詳下第十一節。眉間為闕庭，

為庭故庭即首面所以於上於闕庭也。下極在兩目之間，係心之部，故曰：王者所居之宮在於下極，以心為

君主之尊也。惟五藏能安於胸中，則其真色已致病色不見，明堂之色自然清潤，此五藏之可辨者如此。

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聞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於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

病甚不死矣。

此承上文而言五官之色各出其部分其何部之骨陷者必不免於病其何部之骨不至陷下而僅有五色
相乘襲者雖病甚亦不至於死也。

此承上文而言五官之色各出其部分其何部之骨陷者必不免於病其何部之骨不至陷下而僅有五色
相乘襲者雖病甚亦不至於死也。

此承上文而言五官之色各出其部分其何部之骨陷者必不免於病其何部之骨不至陷下而僅有五色
相乘襲者雖病甚亦不至於死也。

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為痛黃赤為熱白為寒是為五官

張 清肅之氣故為黃是為五色之所司而為外因之病也其子瑜曰上節論五藏之病色各出其部此論

天之風寒見于五色

張 此正言五官之色見於何部可以知其在中之病也

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外內皆在焉切其脉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脉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損其脉口滑而沉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脉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脉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大小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易已小為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盛堅者傷於食

張 此切其脉口人迎以知病之問甚外內也夫外因之病從外而內自陽而陰內因之病從內而外由陰

而陽脉口主內人迎主外故曰外內皆在謂候其脉口人迎而外感內傷之病皆可以知其甚衰也此

切其脉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甚在內也人迎氣大緊以浮者病甚在外也夫浮為陽沉為陰其脉口浮滑

者陽氣在陰故病主日進人迎沉而滑者陰氣出陽故病日損也其脉口滑以沉者病日進在內也其人

迎滑以浮者病日進在外也脉之浮沉謂左右寸關尺三部之脉與人迎寸口之氣大小浮沉等者此藏

府之形氣俱病故為難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此陰病見陽脉故為易已是以小則為逆病在府浮而大

者陽病在外故其病易散也人迎主外是以人迎盛堅者傷於寒病因於外也氣口主中是以

氣口盛堅者傷於食病因於內也人迎氣口主藏府陰陽之氣故候其兩脉而外內之病皆在焉

人迎寸口在左右之兩脉口而不兼關

張 此言病之問甚外內可切人迎脉口以知之也公以病之益甚方衰雖如為疑帝言人迎主外脉口主

內外內皆在其病可得而知也切其脉口而滑脈兼小及緊以沉者其病當在中而為益甚也切其

人迎而脉氣既大兼緊以浮者其病當在外而為益甚也然脉口不但候其病當在中而為益甚也切其

雖滑而脉氣亦病必日進也人迎不但脉大兼緊以浮者其病當在外而為益甚也然脉口不但候其病當在中而為益甚也切其

內外陰
陽錯綜
而言

五藏地
氣之所
生也

諸經中
論脈內
用雜貼
字者俱
宜分看

之在五藏也。必沉而大者，其病易已。蓋沉為在內，大則有力也。若沉而帶小，則病之在藏未已也。病在六
陽謂之在六府也。必浮而大者，其病易已。蓋浮為在外，大為易散也。何以知人迎之為外感也？惟其脈之
或而且堅，是必傷于寒者所致耳。何以知脈口之為
內傷也？惟其脈亦盛而且堅，是必傷於食者所致耳。

雷公曰：以色言病之聞，甚奈何？黃帝曰：其色麗以明，沉天者為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
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
內走外。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

朱永年曰：此察其色而知病之聞，甚外內也。寬明主陽，沉大主陰。陰陽交見，故為病甚。夫色乃五藏五
行之氣從內而出，自下而上，以見于面。其色上行者，病氣方殷，故為益甚。夫地氣升而為雲，得天氣降
而散於四方，病已也。藏部藏府之外部也。五藏次于中央，為內。六府使其兩側為外部。色從外部走內
部者，外因之病從外走內也。其色從內走外者，內因之病從內走外也。蓋府為陽而主外，藏為陰而主內。
也。故病生于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
其病生于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也。

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來，目有所見，志有所惡，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

若氣并于血，則脈見寸關尺之三部，而色見于目矣。滑者，寒水之象。大者，暑熱之象。代者，濕土之象。長
者，風木之象。此外因風寒暑濕之象，并于血脈，而見此脈，故曰以代曰而長，謂或滑大，或代或長，皆病從
外來，非四氣之同，并而向見此目也。目有所見者，色見于目也。志有所惡者，五藏之神志有所不安也。此
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謂先治其外，後
治其內，使之通變於外而病可已也。

此言病之聞，甚外內可即色以知之。而有治病之法也。上文言以脈知病，而此則公欲以色知病。故帝
言病益甚者，其色本相以明而忽然沉下，如雲徹散則邪氣有降而無升病之所以方衰也。且其色各
病之方為益甚，若其色乃降于面部之下，如雲徹散則邪氣有降而無升病之所以方衰也。且其色各
有五藏之分，部有外部，有內部。其色從外部走內部者，病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部走外部者，病必從內
走外。其陰則病反甚矣。所謂從外走內者，即病生于外也。外為陽經，內為陰經。當先治其陽，後治其陰。若先
治其陰而後治其陽，則病反甚矣。此二說與素問標本病傳論靈樞病傳篇先治其本同意。陰陽腹脹大
小不利而言耳。既觀其色，又觀其脈，方為詳審其脈滑而帶大，帶代帶長者，皆陽脈也。乃為病從外來。

治其陰而後治其陽，則病反甚矣。此二說與素問標本病傳論靈樞病傳篇先治其本同意。陰陽腹脹大
小不利而言耳。既觀其色，又觀其脈，方為詳審其脈滑而帶大，帶代帶長者，皆陽脈也。乃為病從外來。

其外證目有所妄見志有所妄惡此陽氣之并于外也即當先治其陽後治其陰使之變焉而病亦于是已矣

雷公曰小子聞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濕之起也別之奈何黃帝曰常候關中薄澤為風冲濁為痺在地為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

張地者面之下部名也間也風乃天氣故常候于關度寒濕者地氣故候在地部風乃陽邪故其色薄澤寒濕者陰邪故其色冲濁此承上散下之文言風寒濕邪可并于脉中可入于臟府而為卒死之不治故風之至疾如風雨而為百病之長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治藏府治藏府者半死半生也是以醫者當明於分部審察外內用陰和陽用陽和陰分使邪入于臟而或不救斯謂之良工而萬舉萬當也○朱永年曰氣并于脉則血脉傳留大氣入藏不可以致生蓋邪在血脉尚可變而已入于藏不亦晚乎是故聖人之教人察色辨脉蓋欲其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也○

張此言病有風有厥有痺者候之下部可知其病審之五色可分其臟也公以風為百病之始病乃上部病之威風者也若冲濁而起病乃下部所感何以別之為問帝言欲知風與痺者常候關中其色薄而潤澤也蓋厥自足經而上逆者耳此皆其常色可驗者若夫欲知五臟之分病則又以青為肝以赤為心以黃為脾以白為肺以黑為腎各以其色而分五臟之風痺厥也

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黃帝曰大氣入於藏府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

之黃帝曰赤色出兩額大如母指者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於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

張此取上文而言外因內因之病并干血脉而入藏者皆為卒死也大氣入藏者外淫之邪入于藏府故不病而卒死矣不病者無在外之形證也病小愈而卒死者內因之病藏府相乘也赤色出兩額黑色出兩頰即下文之所謂腎乘心心先病腎為應色皆如是蓋赤者火之色黑者水之色也小愈者水濟其火也卒死者水淫而火滅也蓋五行之氣剋則生化淫勝則絕滅矣夫病在氣者其色散而不聚聚於脉中者其色聚而不散大如母指者血脉之聚色也腎脉注胸中上絡心赤色出兩額者腎上乘心而心火之氣外出也黑色出於庭者腎乘心而心先病腎為應而亦隨之外出故色皆如是皆如是者色皆如母

藏府之
于面部
者形見
于色也

天道從
左而右
地道從
右而左

精也。蓋藏者藏也。五色之見于面者。五藏之氣見於色也。察色。小見於藏。氣之外。便也。○飽冲之曰水。上
乘心。則心先病。故曰病曰小。愈腎氣上。乘則自虛。其本位矣。後為後應。而上出。故不病而卒。死。不病者不
為他藏所乘。而自脫也。○朱永年曰。五行之氣。有相生。有承制。則生。化。勝。剋。人。過。則。絕。滅。矣。故。病。之。不
愈者。制則生化也。小愈而卒。死者。勝制太過也。舉心腎而五藏皆然。○高士宗曰。度者。天度也。水通於天。
上下。環轉。黑色。出于庭。乃水歸於天。為混濛。無
從轉之機矣。在人。則卒。死。在天。為混濛。無

此言人有不病而卒死者。有病雖小愈而卒死者。有其由。與其驗也。蓋不病而卒死者。以大邪之氣入
于臟府也。病雖小愈而卒死者。以赤色出于兩頤。大如母指者。此其驗也。▲梅指足大指也。▼然不病
而卒死者。有黑色見於首而
大如母指。此亦其所驗也。

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黃帝曰。察色以知其時。雷公曰。善乎。願卒聞之。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
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
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
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
分者。股裡也。巨屈者。膝臑也。此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各有部分。有陰和陽。用陽和陰。當明部分。萬
舉萬當。能別左右。是謂大道。男女異位。故曰陰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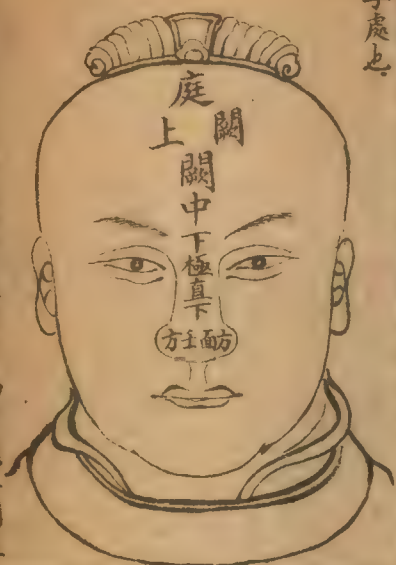
察色以言其時者。察五藏五行之色。以知所死之時也。如赤色出于兩頤者。所死之期。其日主。受其時
夜半也。黑色出于庭而死者。其日戊己。其時辰戌丑未時也。藏府各具五行之色。各有主之部。故當
明其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陰陽和調。舉萬當矣。左右者。陰陽之道。路陽從左。陰從右。能別左右。是
謂天地之大道。男子之色。從左而右。女子之色。從右而左。男女異位。故曰陰陽。○倪冲之曰。男從左。女從

右。氣之順也。順則微。如男從右。女從左。氣之逆也。逆則聚。聚則
有勝。對絕滅之患。此即論內因之色。有陰陽左右。此主逆順之分。

此言五藏六府肢節之各有部分也。上文言庭者。顴也。顴中。而此以庭為首面者。正以顴為最上
乃面之首耳。上文言闕者。兩眉間也。而此曰言庭者。顴也。以咽喉之部。在眉間之上耳。又曰闕中者。
肺也。以闕之中。即眉之間。正為肺之部耳。下極鼻柱也。在兩目之間。五藏肺為最高。而肺下。即心。故曰下
極者。心也。其心之直下者。即鼻柱而下也。為肝之部。肝之左。即為胆。則在鼻柱之側矣。其肝之下。為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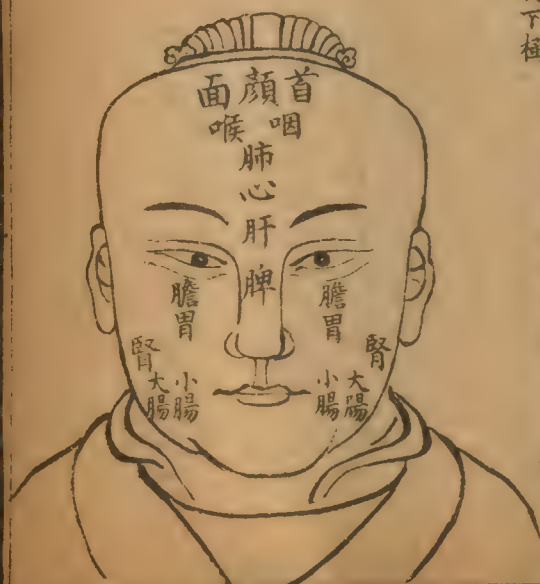
五臟六腑見於面部之圖

方者鼻也而王者鼻之端也鼻之上即迎香之上為胃胃之外為大腸大腸乃正額之下大腸之外為腎則大腸為中央而胃與腎所以扶大腸也當腎者膈也面王以上為小腸面王以下為膀胱子處此乃五臟六腑之部也至于肢節亦各有部顙者所以應肩之顙外為繩挽繩而上者所以應臂臂之下所以應手又推而上之其目內眥之上所以應膈與乳也又推而下之頰外為繩挽繩而下者所以應膝膝之下所以應股又肢節之部分也故嘗統而論之自額而下關上屬首咽喉之部分也自關中而下屬膈膈之下屬胃胃之外屬大腸大腸之外屬膀胱膀胱之外屬腎腎之部分也自目內眥而下屬股股之下屬膝膝之下屬手手之部分也自牙車而斜下頤屬股膝足之部分也故第二節曰五臟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關庭王宮在于下極者陰也陽也如下文所謂男子色在於面王者為小腹痛女子色見在于面王者為膀胱子處之病者是也



男子色在於面王為少腹痛下為卵痛其圖直為憂痛若女子當為膀胱子處之病

五臟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關庭王宮在于下極



為望血病在筋故其則為拘攣寒傷皮膚故其為皮不仁此外因之則見于五色而各見其部察其色
 之浮沉以知病之深淺察其色之澤天以觀人之成敗察其色之散抃以知病之遠近視其色之上下以
 知病之所在夫色脈者上帝之所責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使飭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四時五行八
 風六合不離其常是以精神於心然後以知往古來今故相氣不憊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若色
 明不瘡而反見沉天者其病為甚其色雖不明澤而不沉也
 天者其病不甚蓋外因之病宜從外散而不宜內入也

其色

此承上文而言審察部分之澤天者可以悉知其病也部分有潤澤者有天稟者能審察之謂之良工其色為沉為濁病乃在臟故為在內其色為浮為澤病乃在腑故為在外黃與赤者有風青與黑者

其色

為有痛白者為有寒黃色而如膏之澤者為有膿赤者為有血然青黑雖為痛而痛甚者又為白者雖為寒而寒甚者又為皮膚之不仁不仁者不知痛癢也此五色者各見于部分之中必察其色之浮而

其色

可以知病之淺察其色之沉而可以知病之深察其色之澤而可以知病于上若在下則病在下矣積神氣于已心散而可以知病之近若搏聚則久矣視其色在上而可以知病于上若在下則病在下矣積神氣于已心

其色

而病之為已往為今病者皆能知之故相視氣色不能至于精微者不知病之為是為非惟屬意專心而無所指奪則凡病之為新為故者洞然也且何以知病之為甚其色貴于明若明而不能窺大反見況天

其色

者病之所以為甚也何以知病之不甚其色雖貴于明澤然不明不澤而不生況天病之所以不甚也若此則沉天者誠可慮耳

其色

散駒駒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氣痛聚未成也

其色

此承上文而言五色之散者其氣雖痛而聚則未成也駒駒然者色散如駒馬之逸也蓋聚之成

其色

否可即色之散聚以為驗故知色散而未有聚則其病尚散所痛者不過氣耳聚安得而成乎

其色

腎乘心心先病腎為應色皆如是

其色

此復申明內因之病有聚散死生之別夫藏病之散而不聚則其色散如駒駒然而病未有聚也若搏

其色

聚于藏血脈相乘則見搏聚之色而為卒死之病矣駒駒然者如駒之過隙行而不留者也其色行散

其色

故病未有聚也夫氣傷痛其病散於氣分而痛者聚未成于血脈也若藏病不出于氣分如腎乘心則心

其色

先病而搏聚之赤色出于兩額大如母指矣腎即為應而黑色出于庭亦大如母指矣此藏和聚於藏從

其色

血脈相乘故色皆如是之聚而不散也金匱要畧云血氣入藏即死入府即愈非為一病百病皆然在外者可治入裡者即死

其色

此承上文而言病有先起之色所以受病者為必病也上文言下極者心也心之色主赤大腸者腎

其色

也腎之色主黑今下極之色黑乃腎之乘心也故心先受病以腎色來尅為之應且然不惟心被腎尅

其色

者為然凡肝部見肺色脾部見肝色肺部見心色腎部見脾色及六腑之相尅者皆如是法以推之耳

其色

男子色在于面王為小腹痛下為卵痛其園直為莖痛高為本下為首狐疝瘡陰之屬也女子在于面王為

圖同
邪斜同

上句言
本聚在
藏下句
言未聚
脈中

其色

此言部分之色當分男女以知其病也男子之色在于面王鼻端當為小腹痛其色見于面王之

其色

下當為陰卵痛其色見于面王之下圓而且直當為莖痛其色見于面部高者為本以男子為例焉

此即下
文所謂
首空
男子為
孤孤女
子為陰
癰
病者
有之
病在
腸胃之
分
左為左
右為右
形見於
色也男
左女右
者氣見
於色也
散為病
則其色

左為左右為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

在上也下者為首其色從上而下者似物之有首者向下而行故病在於內即如其色當如孤孤癰瘕之屬也女子之色在於面玉當為膀胱經及姤子處之有病而胎胎宮也其氣色散者為痛而不至成聚若氣色轉聚不散則成聚而不止于痛然其聚之在內者或方或圓或左或右各如其外色之形耳若其色隨而下行至于尾翹則其病之在上者當有淫漫之物▲素問痿論謂之白淫▼潤澤如膏之狀者在也耳何也其下行之勢內外一致也

此言外因之病色見于面部者其病在面部色雖搏聚非死候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為本下為所行之首其病乃在下孤孤陰癰之屬也女子色見于面王為膀胱子處之病男女之病散在氣分則為癰癰于血分則為聚夫孤孤陰癰之屬乃有形之證其形之或方或圓或左或右皆如其色形

蓋病聚于內則見聚色于外形方則色方形圓則色圓此病形而不病病雖有聚色非死色也此五臟六府各有部分有外內能明乎部分知其外內萬萬當矣脈者面王之下部也其面王之色隨而下至脈

者主有淫濁之證其潤澤如膏狀者為暴食不潔之物蓋府為陽而主外主受納水穀傳導糟粕是以或外受風寒或內傷飲食皆為病府而色見于面部也色見于左則為病在左色見于右則為病在右其所

見之色或聚或散皆斜而不端其搏聚之面色所謂如指者也夫血脈傳導大邪入藏則為卒死今府病而為孤孤陰癰之屬因邪搏而為聚聚病故見其聚色非死色也

此又言部分之色當分左右以知其邪也凡男女之色見于左者則病必在左見于右則病必在右其色必在右其色必有邪氣或聚散而不端正一如其面色所指即可以知其病耳

色者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色赤大如榆莢在面王為不日

此言色之搏聚而端滿者乃大氣入藏而為卒死矣青黃赤白黑五藏五行之色也別鄉者如小腸之部在面王而面王者乃心之別鄉也膽之部在肝左膽部者肝之別鄉也大如榆莢者血分之聚色即

如母指之狀也不日者不終日而卒死也此言五藏之病色見于本部五藏之死色見於別鄉如心受外淫之邪而卒死者其色見于面王而心受內因之病而卒死者其色出于額皆非心藏之本部但在藏者其

色端滿而不斜在兩者其色斜而不端此藏府死生之有別也

○高士宗曰藏真藏於內絕則從府而脫于外故色見于面部

此又言五色各有別鄉其色粗者其病久也病者異也別鄉者即分部也所謂色者即青黑赤白黃之色皆端正端滿各有分部假如心色主赤小腸亦赤其色如榆莢之大在于面王之部則是小腸有病

非止於一日也

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

散搏為聚則其色聚此申明大氣入藏之色

此承上文以申明端邪之色狀也。銳尖也。空虛也。其色上行者上銳首虛浮而上行其色下行者下銳首虛浮而下行蓋病從內而外者其本在下其首在上病從外而內者其本在上其首在下是以本沉實而首虛浮此端滿之色狀也。有邪而不端者其本在左其首向右行其本在右其首向左行皆如上銳首空下銳首空之法。此病在府而傳為聚之聚色也。○宋永年曰：榆莢上下皆銳但虛浮者其銳形外見所沉之本不見其銳形也。故曰察其浮沉以知淺深。

此又言五色上銳則上向下銳則下向而左右亦然也。色者即上節色也。銳氣色端尖銳也。首空者即上文頗為庭庭者首面也。今日首空猶云腦空也。

以五色命藏。青為肝。赤為心。白為肺。黃為脾。黑為腎。肝合筋。心合脈。肺合皮。脾合肉。腎合骨也。

篇內止提時乘心比言五藏相乘各見五色各有別藏亦如心藏上節單論外因故以高為本下為首此總論外內二因故有上下之別

此總結五藏各具五色而各有外內之形層也。上文言赤色出于兩頰黑色出于兩頰赤色出于面玉此心合皮之也。若以五色命藏則五藏各有五色之形。至于肩臂脛胫手足之部俱各有五藏之所合。皮脈肉筋骨視其五色則知病在內之五藏在外合之形層。此五藏內合五行外見五色。若外因風寒暑濕之邪而見于色者六氣之應於色也。○倪冲之曰：病五藏於內則外見五色。邪中外合之皮脈肉筋骨則內入於五藏。此外內出入之道也。按病傳章曰：血脈傳溜大邪入藏可以致死。死不可以致死。生帝曰：大氣入藏奈何。伯曰：病先發於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蓋血脈傳溜故先發於心。若邪中皮而內入則先發於肺矣。夫邪從形層次第而入於內者先皮毛而肌腠腰而絡終而脈脈而經經而府藏。此邪在外之皮脈即中內合之五藏故曰人不病而卒死謂不病在外之形層而即入於藏也。此又言五色屬於五藏而五藏各有所合乃為視色之總訣也。蓋青色屬肝而肝合于筋故見其色之青者即可以知其為筋之病也。餘藏依此。

論勇第五十

內論勇怯之士思痛不忍痛故名篇

黃帝問於少俞曰：有人於此並行並立其年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問何急。黃帝曰：願盡聞之。少俞曰：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所病各不同。黃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少俞曰：薄皮薄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

傷風小
青龍真
武湯證
即此義
也

難去聲

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虛風也黃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於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於寒外內皆然乃病黃帝曰善

宋永年曰上章論五藏之氣見於色而分別於明堂此論五藏之氣充於形而審其虛實蓋皮膚肌肉發之開五藏元真之所通會是以薄皮弱肉則藏真之氣虛矣五藏之氣虛則不能勝四時之虛風矣虛風者虛邪不正之邪風也黑者水之色論腎氣之厚薄也不傷於四時之風者謂土旺於四季也不病長夏之風者謂土主於長夏也設有皮厚肉堅而傷於四時之風者必重感於寒也夫在地為水在天為火為風為水藏上應天之寒氣是以色黑而皮厚肉堅之為病者必重感於寒外內皆然乃病謂外受天之寒邪內傷腎藏之水氣此言人之五藏與天之六氣相合是以五色之薄弱者不能勝四時之風氣也此章論形中之氣有強弱之不同

此言人之受邪而有病否者以其色有不一皮有厚薄肉有堅脆也少俞言四時各有虛邪賊風在春春之青風而為病木來赴土也色白皮薄弱肉者主肺氣不足不能勝夏之陽風而為病火來赴金也色青皮薄肉弱者主肝氣不足不能勝秋之涼風而為病金來赴木也色赤皮薄肉弱者主心氣不足不能勝冬之寒風而為病水來赴火也其所以成病者如此至于有不病者正以色黑而皮厚肉堅者不傷於四時之虛風若色黑而皮薄肉脆者則傷於長夏之虛風耳長夏虛風者見於六月而與陽風同也亦土能赴水之義耳彼黑色而皮厚肉堅者雖長夏之虛風亦不能傷之也豈特不傷於四時之風哉但色黑而皮厚肉堅者亦有四時而為病必其既感於風又重感於寒既病於內又感於外始有所病不然則未必成病也其異於他色之易病者遠矣

黃帝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聞難則恐遇痛不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不恐遇痛不動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目轉面盼恐不能言失氣驚顏色變化乍死乍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

之厚薄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

三焦 此言人之三焦形氣之有別也夫三焦與三焦痛者因形之厚薄堅脆也勇怯者氣之強弱也

而見痛則止彼怯士有能忍痛者其皮肉有同而非由於勇怯之故也勇士有忍痛者見難雖能向前

不致彼怯士之不忍痛者不分見難與痛皆轉而盼恐懼不敢出一言退然失氣快然而驚顧色卒變甚

至作死乍生也殊不知忍痛者正以皮厚肉堅且緩也不忍痛者正以皮薄肉脆且急也豈關于勇怯之

哉故

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衝直揚三焦理橫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堅其胆滿

以傍怒則氣盛而胸張肝舉而胆橫背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然者也黃帝曰願聞怯士之所

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減陰陽相失其焦理縱鶻肝短而小肝系緩其胆不滿而縱腸胃挺膈下空

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肝肺雖舉氣復復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三焦 此言勇怯者本於心之端小氣之盛衰肝胆之強弱也目深以固長衝直揚肝氣強也理者

肌肉之大理乃三焦通會之處三焦理橫少陽之氣壯而胆橫也其心端直自反而縮也肝大以堅藏

體之堅大也胆滿以傍胆之精汁充滿於四旁此肝胆之形質壯盛也氣盛而胸張氣之盛大也肝舉胆

橫背裂毛起肝胆之氣強也夫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胆者中正之官決斷

出焉是以心直氣壯肝舉胆橫此勇士之所由然者也目大不減者目雖大而不深固也陰陽相失者血

氣不和也焦理縱者三焦之理路縱弛也鶻肝短而小者心小而下也肝系緩胆不滿腸胃挺膈下空肝

胆之體質薄也夫肺主氣氣不能滿其胸故雖方大怒肝肺雖舉氣復復下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三焦 此言勇怯之七所以有同也夫所謂勇士者兩目至深且不轉睛逃避而甚固有長衝直揚之勢內

之三焦鼓理橫生心則端正而直肝則甚大而堅胆則汁滿而橫下怯士不滿而縱則此曰滿而傍

者義當為滿而橫也其然也氣盛而胸張肝舉而胆橫背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皆勇士之所以

然也夫所謂怯士者外目雖大而不減陰陽相失轉睛不常也內之三焦鼓理縱鶻肝短而小

肝性急
不足則
緩矣
胸中腹
中也為
氣之海

焦當作
類後世
作脾俞
俞輸通
同安無
同

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熱穀之液也。其氣慄悍，其入於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於胸中，肝浮胆橫，當是之時，固比於勇士。氣衰則悔，與勇士同類，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朱氏曰：此復申明人之勇怯，本于氣之弱強。氣之壯盛，由胃府水穀之所生也。酒者水穀之精，熱穀之液也。其氣慄悍，故能助氣之充滿，而使肝胆浮橫，然酒散則氣衰，氣衰則悔矣。故善養乎氣者，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則形氣充足矣。暴喜傷陽，暴怒傷陰，和其喜怒，則陰陽不相失矣。形氣壯盛，雖遇烈風暴雨，無由入其腠理，而況四時之虛風乎？倪氏曰：氣之散，勇乎心之端，直肝之大，堅胆之汁，滿是氣生于形也。氣滿胸中，而使肝浮胆橫，是形本乎氣也。形不離乎氣，氣不離乎形。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以觀人之壽夭者也。高士宗曰：怯士之得酒，與勇士同類，即雖方大怒，肝肺舉而氣衰復下，相同蓋因酒因怒，以壯其氣，酒散氣衰，則復怯矣。故無暴其氣，此善養乎大勇者也。

此言怯士得酒而不避勇士之故也。蓋酒為水穀之精，熱穀之液。此語又見營衛生會篇。其氣則慄悍，故入於胃中，則胃脹氣逆，胸滿肝浮，胆橫斯時，方將自比於勇士，而不知避之。至于酒氣既衰，則悔比之謂因酒而悖逆者耳。

背膺第五十一

論五藏之膺
在背故名膺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五藏之膺出於背者。岐伯曰：背中大膺，在杼骨之端，肺膺在三焦之間，心膺在五焦之間，膈膺在又焦之間，肝膺在九焦之間，脾膺在十一焦之間，腎膺在十四焦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則欲得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膺也。又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氣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瀉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

背膺：背中之曰五藏六府之俞皆在于背，帝止問五藏之俞者，藏府雖相合，論地之五行也。焦，椎也在脊，背節之交，腎脈之所循也。大行在第一椎端之兩旁，肺俞在三椎之間，心俞在五椎之間，膈俞在七椎之間，肝俞在九椎之間，脾俞在十一椎之間，腎俞在十四椎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左右各間中行一寸五分也。按其俞應在中而痛解者，太陽與督脈之相通也。是以問五藏之俞而先言大行，乃項後

督脉應
天道之
環轉一
周水隨
天氣而
運行

大骨之端督脉循於脊骨之第一椎也問五藏而言上焦之骨膈者五藏之氣皆從內膈而出故曰上膈之旁中有心焉中膈者皆為傷中其病雖愈不過一歲必死夫五藏之俞皆附於足太陽之經者膀胱為水府地之五行本于天一之水也按太陽之經而應于督脉者太陽寒水之氣督脉總督一身之陽陰陽水火之氣交也火之則可者能散陰陰之氣也刺之則不可者中心者環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腎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蓋逆刺其五藏之氣皆為傷中非謂中于藏形也以火補之者以火濟水也以火瀉之者以名水臺能於水中取火能散陰陰之氣故疾吹其火即傳上其艾以導引其外出也朱氏曰太陽之上寒水主之是以標陽而本寒東水火陰陽之氣者也督脉環遠於周身之前後從陰而上行者循陰器別遠督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從陽而下行者與太陽起于目內眥上額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挾脊抵腰中下循脊絡腎是督脉環繞於前後上下而屬絡于兩腎者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此太極始分之陰陽人秉先天之水火化生五行以成此形是以五藏之俞皆在于背故背中大膈在脊骨之端大膈者此言五藏之俞可灸不可刺而有補瀉之法也五藏之俞皆在于背故背中大膈在脊骨之端大膈者大行火也去中行督脉經大椎穴左右各開一寸半其肺俞以中行三椎為主心俞以中行四椎為主左右各開中行一寸半挾中行脊骨而計之則相去三寸所故欲得驗諸穴者乃按其處其中必應之而內痛乃解是乃五藏之各俞穴也但足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故邪氣盛則瀉之正氣虛則補之凡以灸火而補之者毋收其火必待其火之自滅可也以足火而瀉之者當疾吹其火即傳遞其艾以繼之須其火之速滅可也

衛氣第五十二

論內所論不止衛氣正有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一句今以名篇者揭衛氣之為要耳

黃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化行物者也其氣內於五藏而外絡支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為榮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淳淳孰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於門戶能知虛實之堅軟者知補瀉之所在能知六經標本者可

以無惑於天下

人之經脈如長江大海人之絡脈如水之支流至稍至而盡絕

此章論榮行脈之經脈皮膚之血氣外內出入陰陽相貫絡轉之無端也其氣有謂水穀
所主之榮衛內榮於五臟以養精神魂魄外行于支節以濡筋骨此言藏府陰陽十二經脈之外
內也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皆衛氣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為榮氣諸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各走其道交相逆
而合行者也陰陽相貫內外相貫諸脈內之血流行於脈中脈外之氣而貫於脈中陰陽相隨外內出入
如無其莫知其紀也合天地之氣為陰陽之化清者為清濁者為濁清者筋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則
寔氣歸之處蓋以經脈所起之處為本所出之處為標虛實者謂血氣出于氣街絡絕則經通乃經脈之血氣從
經出虛而皮膚寔矣高下者謂本在下而標出於上也氣街者氣之經路絡絕則經通乃經脈之血氣從
此出陽而出于脈外者逆氣合也昭職也門戶者血氣所出之門戶也六府之氣街則血氣之結于脈
內者解而通之脈內之血氣與脈外之氣血相合相繼而行則知出于氣街之門戶矣脈內之血氣從
去而出于脈外脈外之氣血從井榮而溢於脈中出于氣街則經脈虛軟而皮膚石堅濡於脈中則經脈
石堅而皮膚是軟故能知虛實則知仙寓之所在矣皮膚之氣血循海之布雲氣於天下經脈之血氣合
經水之流貫於地中故能知六經之標本可以無惑於天下篇名從氣者謂脈內之榮氣出于氣街與衛
氣則肝表行陽而皮行於陰也夫榮衛者水穀之精氣榮行脈中衛行脈外乃無形之氣也水穀之津液
化而為血以奉生身命曰榮氣乃有形之血行于經隨皮膚者皆謂之榮氣夫皮膚熱肉之血有從衛脈
而散於皮膚者有從大經而出于脈外者有隨三焦出氣之津液化而為赤者皆謂之榮氣蓋以血為榮
血之氣為榮氣也此章論行于脈中之榮氣出于氣街與衛氣相貫而行故篇名衛氣曰陰陽相隨外內
相貫血氣之生始出入陰陽離合頭緒紛紜
學者當於全經內細心研究庶可以無差謬

此言衛氣居標本之難窮而能窮之者可以盡病法而高天下也。人有五臟精神運轉賴之以藏人，有六腑水穀事賴之以化六腑為表其氣內連於五臟而外則絡于支節。人有三焦宗氣積于上焦，榮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下焦之氣升于中焦，以達於上焦，而生此衛氣。衛氣陽性慄悍，行於皮膚，分肉之間，乃浮而外者也。故曰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警衛生會篇云：衛在肺外。▼中焦之氣降于下焦，而生此榮氣。榮氣陰性精專，隨宗氣以行於經隧之中。故曰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為榮氣。▲榮在脈中。▼衛氣盡行於陽，夜行於陰，經氣由肺經以行於十二經。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無端，運行不息。序序何？其理之高下虛也。浮，浮者何？其理之渾且微也。孰能窮之？然所以分別陰陽諸經者，皆有標本虛實之處，故能分別手足也。浮，浮者何？其理之渾且微也。孰能窮之？然所以分別陰陽諸經者，皆知病之為高為下也。能知六府之氣往來有街，▲氣有往來之街，見下文。手足陽明胃經之氣街，▲能知所解所結所契所絡之門戶也。▲契者合也，紹者繼也。▼能知病虛之為軟，病實之為堅者，必能知刺法補瀉之所在也。凡此者，皆以其能知手足六經之標本故耳。真能洞悉乎此，而非天下之所能及矣。前其服為云可以為天下師者，即此也。

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承言之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

封前上四寸之中... 本虛泉穴也... 太陰根於隱白結於太倉

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也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

外眥也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動也手

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膕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三寸也

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而出于頭氣之街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而出于頭氣之街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二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而出于

頭氣之街標在背膕而出于胸氣之街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內動也手少陰之本在肘內之筋標在背膕而出于胸氣之街手少陰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內動也

氣之街標在背膕而出于胸氣之街手少陰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內動也手少陰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內動也

也十二經脈之本標乃經脈之支別故曰此氣之注于俞行于經入于腧也蓋血氣從絡脈之起處為本蓋處

為標而出于氣街也然支別之分派故曰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三寸中蓋以支本所分之處為本而不在于經俞之穴會也至于標在頭氣之街者止之于腦如太陽

之在目內少陽之在耳中陽明之在頰額乃三陽之絡脈絕于頭腦之中亦非頭面之穴會也經脈之內屬藏府外絡形身應神機之出入血氣之從絡脈出于氣街運行于膚表應精氣之降升出入廢則神機

化滅升降見則氣立孤危故曰亭亭瀉瀉孰能常之此言手六經之標本也手太陽小腸經之本在手外踝之後疑養老穴標在命門之上一寸疑

是督脈經命門上即十三椎懸樞手少陽三焦經之本在手小指之四指間上二寸當是腋門穴標在耳後之上角當是懸樞手陽明大腸經之本在肘骨中當是曲池穴上至別陽標在

顏下合于鉗上疑是胃經頭維穴手太陰肺經之本在寸口之中即太淵穴標在腋內動脈即中府穴手少陰心包絡經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即神門穴標在背之心俞穴手少陰心包絡經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即神門穴標在背之心俞穴

手厥陰心包絡經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即神門穴標在背之心俞穴手少陰心包絡經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即神門穴標在背之心俞穴

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

虛者謂十二絡脈之血氣有虛而有實也下虛下盛者虛實之在本也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上盛者虛實之在標也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謂絕之于下而止之盛者也朱氏曰絕者絕其經脈之血氣溢於絡脈之中起者起其經脈之血氣而引出于氣街也此蓋以申明血脈

絕盡也血氣從絡脈之盡

石當作寔寔血氣從經脈出而絡脈而上出

醫經

十六

于氣街

與者謂

陽明少

陰之血

氣出于

頭氣胸

而復與

街氣出

于腹氣

街氣之

暴脹新

積諸腹

內亦有

絡絕之

處血氣

從之絕

處之絕

于邪邪

成積矣

脉內之

血氣上

行脉外

下血氣

之貫通非補
渴之謂也

是也
此言治前各經標本之法也凡候手足諸經者任下為本本虛則厥盛則熱在上為標標虛則眩盛則熱而且痛故盛者寔也當渴之所謂絕其邪氣而止之者是也虛者當補之所謂引其正氣而起之者是也

請言氣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之於腦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俞氣在腹者止之背俞與衝脉於臍左右之動脉者氣在脛者止之於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鍼必先按而在久應于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頭眩眩仆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街路也氣街者氣之經絡絡絕則經通乃絡脉之盡絕處血氣從此通出于皮膚者也止盡也止之於腦者言頭氣之街絡脉盡于腦也止之膺與背俞者謂胸氣之街絡脉有盡于膺胸之間者有從胸上循脊背而始絕者脉內之血氣也從膺腋之絡脉盡處而下出于皮膚或從背俞之絡脉盡處而出于皮膚也夫十二經脉止出于頭氣之街胸氣之街者血氣從下而上出于標也經云街脉者經脉之海也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于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于氣街而陽明為之長臂屬于帶脉而絡于腎脉是陽明之血氣又從衝脉而出于腹氣之街故與衝脉會于臍之左右動脉也木經動脉篇曰街脉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髓中髓中乃足太陽之別分故與足太陽之承山交會于踝上以下此足少陰又同衝脉而出于脛氣之街也毫針微細之針取氣之出于皮毛者也按之在久者候氣之至也夫少陰陽明為血氣之生始少陰之血氣逆于脛氣之街則不能上行而為頭痛眩仆陽明之血氣逆于腹氣之街則不能布散而為腹痛中滿此因少陰陽明之氣厥逆故用毫針久按以候氣故所治者頭痛眩仆中滿也及有新積痛可移者積在氣分故為易已積不痛者積在血分故難已也此蓋假積以申明經絡之榮血出于氣街與衝脉循行環轉無端或有因于氣逆或有因于血逆也陽明為血氣所布于皮膚膺腋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者乃血氣之盛也

此言氣行有街其止有所謂之街也
于門戶故以四街言之
之背俞蓋五藏六府在于腹中而其俞穴則在于背也又在前與足陽明胃經衝脉穴及臍左右之動脉

珠轉無
帶珠橫
束于腹
少腹直
上者貫
膈中央

曰暴曰
新非久
積也謂
血氣之
循行而
各有所
阻也氣
逆皆能
為頭痛
眩仆腹
痛中滿
玉師曰
積者邪
由于腹
內也
喘塞同

厥論曰
氣者於
中

即足陽明胃經之天樞穴也氣之行于足脛者止之于氣街此即足陽明胃經之衝脈穴一穴而二經者也及足太陽膀胱經之承山穴在腓下一寸半及外踝上下諸穴然凡取此四街宜用以九針論第上之意針必先按其處而為時既久其氣應手乃以針刺之其所治者在頭則主頭痛眩仆在腹則主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但積痛而可以移之者其病易已若有積而不痛則雖治之亦難已也

論痛篇五十三

內有針石火燭之痛耐與不耐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於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鍼石火燭之痛如何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于毒藥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于鍼石之痛火燭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燭者何以知之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燭黃帝曰其不耐鍼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鍼石之痛于火燭亦然

此承上文復申明明人之皮肉筋骨皆精少陽陽明之所資生而資養之也少陰秉先天之精氣陽明化水穀之精微是以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疏密皆秉氣于少陰陽明者也黑色而美骨者少陰之血氣盛也肉緩皮膚厚者陽明之血氣盛也莫于曰腎為水藏故少陰之氣或者能耐火燭陽明秉秋金之氣故氣弱則不能耐針石火燭矣此言人于鍼石火燭有耐痛與不耐痛之異也毒藥之勝與不勝分見末節針石者古人以石為針也火燭者艾火也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必耐于痛凡鍼石火燭皆然也然耐火燭者又加以黑色而其骨美耳人之肉堅皮薄者不耐于痛凡針石火燭皆然也

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

此分論少陰之氣少陰者至陰也而為生氣之原故其身多熱者少陰之生氣盛也多寒者少陰之生氣虛也人之形氣生于後天之水穀始於先天之陰陽形氣盛則邪散形氣虛則邪留是以病之難易已者由少陰生氣之盛衰也朱氏曰少陰先天之精氣藉後天水穀以資培兩火中合故曰陽明陽明東燥熱之氣者也其身多熱者少陰之氣盛也少陰之氣盛受陽明之所資也此節論少陰受陽明之氣以資培下節論陽明受少陰之氣以合化

勝平聲

論此言人有同病而有易已難已之分也蓋多熱則邪猶在表故易已多寒則邪入於裡故難已耳

黃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也

論此復論少陰與陽明之相合也陽明居中土主受納水穀藉少陰之氣上升戊癸相合化大土之氣而後能蒸沁水穀之精液是以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少陰陽明之氣並盛故皆能勝毒倪氏曰中下

二焦互相資生然後筋骨堅強肌肉豐厚此註與素問厥論合看

論此承上文而言人于毒藥有勝與不勝之異也

天年第五十四

論內以百歲為論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稟為基何立而為橈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為基以父為

橈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素問移精變氣論云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也

論此篇論人之生死壽夭皆本于少陰陽明也夫陽為父陰為母基始也言人本于少陰而始生也橈者干盾之屬所以扞禦四旁謂得陽明之氣而能充實于四體也兩精相搏謂之神兩精者一

神者水穀之精氣也

生于先天之精一生于水穀之精相搏者搏聚而合一也謂得先天之精氣充足然後成形與神俱度百歲乃去

論此言人之始終皆有所以然之故也方其始生賴母以為之基坤道成物也賴父以為之橈陽氣以為捍衛也故失父母之神氣則死若守神氣則生矣

黃帝曰何者為神岐伯曰血氣已和榮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

論此承上文而言人之所以得神則生也人有血氣皆已融和人有榮衛皆已通利心之志為神皆舍於心肝之神為魂肺之神為魄皆已畢具此則人之所以為人而得此者則生也

辛去聲

黃帝曰人之壽夭各不同或天壽或卒死或病久願聞其道岐伯曰五藏堅固血脉和調肌肉解利皮膚緻

密榮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度以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

朱氏曰此言已生之後猶水穀之精氣資生榮衛津液資養藏府形身而後能長久

此言人有壽天生死之殊當觀其壽者而可以推天者之反是也

隊隨同使去聲

黃帝曰人之壽百歲而死何以知之岐伯曰使道隊以長基牆高以方通調榮衛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滿百

歲乃得終

此所謂論人東先後天之精氣充足榮衛通調骨肉豐滿可長享其天年使道者血脈之道路本輪扁之

土基高以方者肌肉厚而充于四體也脈道流長肌肉高厚則榮衛通調矣三部者形身之上中下三里

者手足陽明之脈皆起發而平等等也骨高者少陰之氣足也為有形之藏府而

主血脈此先天之精氣也基牆者土基厚而四壁堅固此後天水穀之精氣也

地乃高以方榮衛之氣皆已通調而面之三三即三部也俗云人中其隊道以長面之地部為基耳為藏為

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岐伯曰人生十歲五藏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

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

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榮華頰落髮頗頰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胆汁始減目始

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善憂悲血氣懈惰故好卧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魂離故言善誤九

十歲腎氣焦四藏經脈空虛百歲五藏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

此言人之生長從陰而生自上而下故曰其氣在下好走好趨好步者春夏生動之氣也人之衰老從

經脈之血氣止於足皮膚之氣本於手
身半以手陽明主之
身半以手陽明主之
明主之
明主之
明主之

方成良論曰老從上少從下

數音明中六解

肝藏少陰陽明之氣盛也。腋理空疏，髮頰頰白，陽明少陰之氣衰也。朱氏曰：人之生長，先本于腎。腎之精氣，從水而生，水金土先天之五行也。人之衰老，從肝木以及於火土金水後天之五行也。
此言人之十歲至于三十歲，以漸而盛，四十至于百歲，以漸而衰也。其氣在下，氣盛於足之六經也。趨者，較走更疾矣。步者，較趨更緩矣。坐者，較步似倦矣。至五十歲以後，則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腎者，每十歲而日衰，故五十歲肝胆衰，六十歲心氣衰，七十歲脾氣衰，八十歲肺氣衰，九十歲腎氣衰，百歲五臟俱衰，善憂悲者，以心主于身也。好卧者，衛氣不精也。魄離故以肺藏魄者，失其故處也。言善誤肺主言也。腎氣焦者，水竭則焦也。

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藏皆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又卑基墻薄脉少，血其肉不石，數中風寒，血氣虛，脉不通，真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

此言人秉先天之氣虛薄，而後天猶可資培，更能無犯賊風虛邪，亦可延年益壽。若氣虛弱而不，不能調養，兼之數中風寒，以改中道，天而不能盡其天年矣。五藏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先天之氣不足也。又卑基墻薄，脉少血，其肉不石，又失其飲食起居之調養矣。數中風寒，又不知虛邪賊風避之有時矣。致使真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使冲之曰：先天者，腎藏之精氣也。然有生之後，惟藉後天以資培，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也。腎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是以先天之精氣不足，得後天以資養，亦可液布揚谷，如其常，故能長久。

此言人之中毒而盡者，以內虛而外盛也。五藏皆脆，較之五藏堅固者異也。水滿不長，較之使道長以長者異也。其鼻孔向外，而張鼻為肺，竅肺氣泄矣。▲師傳篇云：鼻孔在外，膀胱漏泄。▼又肺主氣，今肺氣不足，故喘息而為暴疾也。基墻甚卑，較之基墻高以方者異也。脉薄血少，而肉脆，較之骨高肉滿者異也。數中風寒者，以其血氣虛，脉道不通，所以真邪相攻而相引也。真為正氣，邪為邪氣也。

逆順第五十五

內論氣有逆順，用鍼者當順治，不可逆治，故名篇。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脉有盛衰，刺有大小，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刺之大小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

已不可刺也

論余伯榮曰此論病氣亦隨血氣出入于皮膚經脈之外內而刺之有法也氣有逆順者謂經脈外內之氣交相逆順而行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升降出入脈有盛衰者謂經脈外內之血氣有出有入是以有虛有實有有餘有不足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方來之可刺也與其方盛之未可刺也與其已過之不可刺之也

其此言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也與其已不可刺也言病既已而不必刺也

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病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

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龍魚河圖云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鐵頭食沙威振天下黃帝以仁不能禁止乃仰天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黃帝乃止天女曰然以止雨

遂殺蚩尤二書似渺然殺蚩尤則真宜此時亦有兵法刺法曰三句及下方其盛也四句又見素問

張此言刺法有如兵法當避其來銳擊其惰歸按史記軒轅之時神農時世衰諸侯相侵伐及蚩尤作亂

是以前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俟其氣衰亂然後擊之無有不克者矣熇熇之熱熱感于皮膚也漉漉之汗和盛在肌腠也渾渾之脈邪入于經脈也病與脈相逆者真邪相攻也雖合真邪論曰夫邪去

路入于經也舍于血脈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無逢其衝而瀉之如機之道不可掛以髮蓋邪之方盛不可迎邪之以往不可追俟其來去之時如發機之速不可

差之毫髮者也刺其未生者未生于脈中未盛者邪來之未盛已衰者邪去之已衰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謂邪氣方盛則真氣大虛故勿敢瀉邪以傷正氣刺其已衰者必大昌上工治未病者未病於脈

中也蓋傳瀉于血脈則有入膚于肅之患矣○余伯榮曰按此篇篇名逆順而伯高曰氣之逆順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是雖論刺之大約而重在氣之逆順夫天道右遷地道左轉四時之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升降出入于天地之外內者也五臟者生長收藏之氣此皆陰陽相貫環轉無端夫人皮以應天肌肉應地血脈應地之經水氣之逆順謂氣之環轉于經脈皮膚之外內交相逆順而行以應

別彼劣
切下俱
同

此此上等而不可刺之義也上文有刺其未可刺一句故此節乃詳明之自上工以至下工有
此四等正以見其不可刺而刺者之為下工也達達之氣勢來迫而甚盛者也堂堂之陣陣方盛而甚
者也故無迎者當避其來銳耳無擊者當擊其惰歸耳熇熇者熱之甚盛也漉漉者干之甚多也渾渾者
脈之未清也此皆邪盛之時病勢與脈氣相逆所以皆不可刺也上工方病之未生而刺之其次則雖生
而未盛亦刺之其次則雖盛而已衰亦刺之惟邪氣方襲或病形正盛或病勢脈氣相逆皆不可刺者也
不可刺而刺之是之謂下工耳▲按此篇與癰論皆言邪氣甚盛發為是寒是熱之際不可輕刺正以病
勢與脈氣相逆然則用藥者亦當先用藥于寒熱未至之先不分外感內傷之寒熱皆當如此若邪氣方
盛而用藥則寒藥反助其寒熱藥反助其熱不能解病而適以增病矣醫者不可不知也惜乎東垣丹
諸君皆未言此所以後之醫者止有常山止瘧等藥則靈宿早服而其餘
後時而用者誤矣愚用藥必於邪已衰未盛之時每獲効為甚速云爾

五味第五十六

篇內詳論五藏所用
五味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

任合庵曰此章論五臟六府津液榮衛皆秉氣於胃所水穀之所生養夫穀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歸於五臟五臟各走其道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所化之糟粕乃傳於小腸大腸循下焦而滲入膀胱也

此言五味各走其所喜也肝喜酸心喜苦脾喜甘肺喜辛腎喜鹹故穀氣之五味各走之也其曰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即榮衛生會篇所謂人受氣於穀穀入于胃以陳於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也其曰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即榮衛生會篇所謂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後下焦聚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參入於膀胱者也

黃帝曰榮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

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周禮天人凡相苛欲生而搏此節與本經邪客篇首蒜大義相同

任氏曰此言入胃水穀所生之精氣先出平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兩焦上焦中焦也上焦出胃上口中焦亦並胃中故曰胃之兩焦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臟六府皆以受氣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清者為榮衛者為衛榮行於中衛行於外大氣入於胸中其宗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有上出于肺循喉咽以司呼吸呼吸則氣出吸則氣入也天食人以五穀地食人以五味穀入于胃化其精微有五氣五味故為天地之精氣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其大數常出三入一蓋所入者穀而所出者乃化精氣以次傳下其津液溉五臟而生榮衛其宗氣積於胸中以司呼吸其所出有三者之隧道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余伯樂曰按本篇言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此宗氣之行於脈中也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此宗氣之行於脈中也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十大為一周此應呼吸而脈行循度環轉者也故曰宗氣流于海其下者注于氣街其上者走于息道蓋行於脈外者宜下注於氣街而充通于皮毛也

此言穀化精微之氣者為榮氣衛氣大氣以主三焦而氣乃出多入少故穀不得不續用也胃納穀氣牌乃化之其精微之氣者為榮氣衛氣大氣以主三焦而氣乃出多入少故穀不得不續用也胃納穀氣

而不行者積於上焦▲即胸中又名膻中▼命曰氣海▲上氣海▼主出于肺循喉咽而出之鼻中出氣為呼吸則氣從是出入氣為吸則氣從是入一呼脈行三十一吸脈行三十三呼則氣從是入一吸則氣從是入天地之精氣吸則入之其大數穀化之精氣出之者三分則天地之精氣入之者一分惟其出入少故人半日不再用穀則穀化之氣衰至一日則精氣少故晁錯曰民生一日不再食則飢者正此意也

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稗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鹹羊苦雞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葱辛

此言五穀五味五畜五菜各有五味也

色合於氣氣合於味

苦乃火之味故

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所謂五色者脾病者宜食杭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猪肉栗霍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葱

補 余伯榮曰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是以五色合五味而各有所宜也五臟內合五行外合五色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以養五臟故五臟病者隨五味所宜也

補 此言五色與五味相宜而五臟之病各有所常用也黃色屬土甘味屬土脾亦屬土故色之黃者宜甘而脾病者主脾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甘者以益之赤色屬火苦味屬火心亦屬火故色之赤者宜苦而心病者主心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苦者以益之黑色屬水鹹味屬水腎亦屬水故色之黑者宜鹹而腎病者主腎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鹹者以益之白色屬金辛味屬金肺亦屬金故色之白者宜辛而肺病者主肺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辛者以益之此即宣明五氣論之所謂五入也

五禁 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

補 余氏曰五臟五氣有生有起有補有瀉故五臟有病禁服勝克之味

補 此言五臟之味有五禁皆五行之相剋者也金剋木故肝病禁辛水剋火故心病禁鹹木剋土故脾病禁酸土剋水故肺病禁甘火剋金故肺病禁苦此節當與素問宣明五氣論之五禁本經九鍼論之五禁參看按宣明五氣論云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又按九鍼論云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甘

食苦病在肉無食甘

肝色青宜食甘杭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霍皆

鹹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補 藏氣法時論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夫色者氣之華也緩急燥濕藏氣之不和也五臟有五氣之不和故

宜五味以調之用陰而和陽也。愚按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而又曰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黃皆鹹。蓋脾為陰中之至陰，而主濕土之氣，乃喜燥而惡寒濕者也。故宜食苦以燥之，然濕既於四臟，王氣潤濕而後乃流行。故又宜食鹹以潤之，是以玉機真藏論曰：脾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也。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故宜急食苦以燥之，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謂如黔喙之屬，良止而不行，是以食鹹以滋其潤燥而滋濕也。蓋脾為土，藏位居中央，不得中和之氣，則有太過不及之分，是以食味之有兩宜也。

此大言五藏有宜食之味，皆自其所苦者而治之也。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至未又云：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辛，麥、羊、肉杏、韭皆辛。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黃皆鹹。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夫前既曰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而後乃云脾色黃，宜食鹹，故元子云：究斯宜食，乃調利機關之義也。腎為胃關，脾與胃合，故假鹹柔軟以利其機關，利而胃氣乃行，胃行而穀氣方化，故脾之宜味與各藏不同也。此節與素問同。

水脹第五十七

內有水與膚脹
字義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

氣也。余伯榮曰：此章論寒水之邪而為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諸證。經云：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寒者水之氣也。腎與膀胱皆積水也。故曰石水。石水者，腎水也。如水溢于皮間，則為皮水。寒乘于肌膚，則為膚脹。留于空郭，則為鼓脹。客于腸外，則為腸覃。客于子門，則為石瘕。皆水與寒氣之為病也。夫邪之所湊，其正必虛。外之皮膚，肌腠內之臟腑，募原腸胃空郭皆正氣之所循行。氣化則水行，氣傷則水凝聚而為病。是以凡論水病，當先體認其正氣，知正氣之循行出入，則知所以治之之法矣。

此帝欲明諸證之義而問之也。蓋諸證病異而形相似，故宜有以別之耳。

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服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余氏曰此太陽陽明之水溢于皮膚而為水脹也太陽之氣運行于膚表此水隨氣溢而為病也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眦上頰交頰循頰而下目窠上微腫水循經而溢于上也其頸脈動水傷氣而及於脉也故者水腫上乘于肺也陰股寒是經腫太陽之氣虛而水流于下也腹大者水注而土虛也水在皮中故按之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此言水之證也病方起時目之下為窠俗云卧蚕其微有所腫如新卧起之狀大抵人之卧起者以手按其腹則隨手而起如裹水狀此水病已成而可驗者也按素問陰陽別論云三陰結謂之水故元子云三陰者謂脾肺之脈俱寒結也脾肺寒結則氣化為水又按本經五癰津液篇有云五穀之精

氣和合而為膏者內參入于骨空補益腦髓而不流於陰股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於陰髓液皆減而上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腰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穀并于腸胃之中別于迴腸留于下焦不得滲泄則下焦脹水溢則為水脹又按論疾診尺篇言風水膚脹視人之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狀其頸脈動時劾按其手足胔而不起則當知隨手而起為有水無風胔而不起

竹楠氏

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蹇蹇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膚厚按其腹胔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

余氏曰寒者水之氣也此無形之氣客于皮膚而為虛脹也無形之氣故蹇蹇然不堅腹脹故腹大身盡腫也寒氣在于肌腠故皮膚厚胔深也夫水在皮中故按之即起此病在起故按其腹胔而不起腹色

不變者寒氣在皮

膚而脾土未傷也

此言膚脹之證也寒氣客于皮膚之間其聲蹇蹇然而不堅其腹大其身盡腫其皮膚厚但按其腹則胔

而不不起其腹色亦不變此膚脹之候也按論疾診尺篇之風水膚脹當為感風而成此膚脹者乃曰

寒氣所客似宜有風寒之異且彼言按其手足胔而不起此曰按其

腹胔而不起則當知胔而不起相同特有手足與腹之異宜詳辨之

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脹身皆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

余氏曰此寒氣乘于空郭之中所謂臍寒生滿病也臍寒者水藏之寒氣成而

火土之氣衰也身皆大者脾主肌肉也色蒼黃者筋起者土敗而木氣乘之也此言鼓脹之候也腹脹而周身皆大與膚脹相等但其色蒼黃腹中筋起為候耳按鼓脹與膚脹

藏大
正改
離故
如懷
之狀
之則

留一
月而
不主
生姓
張故
曰

且食則不飽。食名為何。病岐伯曰。名為鼓脹。治之以雞矢醃。一劑知。二劑已。此方果有奇驗云。

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澼而內著。惡氣乃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藏。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論此寒氣客于腸外而生覃也。夫衛氣夜循藏府之募原。行陰二十五度。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則衛氣不得營行。矣。因有所繫澼而內著者。此與形之氣相搏于腸外。空郭之中。而著于有形之膏募也。是以血肉之惡氣乃起。瘕肉乃生。而此覃久則離于藏府之脂膜。如懷子之虛懸。按之則堅。推之則移。不涉於藏府。故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論此言腸覃之證也。寒氣客於腸之外。衛氣有時而入。寒氣與衛氣相搏。衛氣不得營。運彼此相繫澼而內著于腸。致使惡氣從茲而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及其成也。如懷子之狀。久者歲以度歲。非止一歲。用手按之則堅。推之則移。附於腸外。而不在腔中。故月事以時而下。此腸覃之為候也。

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瀉。不瀉。血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

論此言石瘕之證也。石瘕必生于胞中。正以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于外惡血之在內者。當瀉。不瀉。惡血者名為血。留止于胞中。日以益大。其狀亦如懷子。惟石瘕生于胞中。而不在腸外。故月事不以時下。此其所以為候也。然腸覃石瘕皆生于女子。治之者可導而下之。按腸覃由寒氣客於腸外。而石瘕由寒氣客於子門。而始元時。羅謙甫著衛生寶鑑。有晞露丸見晚丸等法。以治二病。

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耶。岐伯曰。先瀉其脹之血絡。先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論余氏曰。膚脹者。寒氣客于外。鼓脹者。寒氣客于內。故先瀉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蓋先瀉其外。後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內之相通也。任氏曰。腸覃石瘕。乃有形之血積。可從氣分而導之。膚脹鼓脹。乃無形之氣脹。可從血分而導之。而瀉之。血氣之相通也。

此言刺膚腹腧之法也二腹皆有血絡須先調之後當分經以調之其有血絡又當再刺去之可也
按帝有石水之問而伯無所答素問陰陽別論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與此同但本篇之所謂水
即陰陽別論之所謂三陰結謂之水與石水不同

賦風第五十八

故有賊風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於濕氣，藏於血脉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為寒痹。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

此篇論風邪之傷人。其言氣神也。三邪雖至合而為痺在內而傷其精氣神者有似乎鬼神可祝由而已。此篇名賊風者。蓋古之人括以虛無精神而守邪不能深入故可移轉祝由而已。當今之世不然憂血者皆傷于心嘗有所傷于濕氣熱于血脉之中則傷心氣之神矣分肉之間則傷其氣矣若有傷于筋骨筋即為肝骨節痛血即為心氣血在內則傷心藏之神有傷于筋則傷肝藏之魂有傷于腎則傷腎藏之精卒然喜也不節更傷所藏之神飲食不進則更傷水穀之精波寒溫不時則傷在外之形氣形氣傷則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氣則以氣發結與鼓之濕邪相感則風寒濕三氣雜合而為痺矣其間如遇風者以有汗則汗出蓋熱乃火之氣汗乃精血之液因實生精神是以熱則氣弛汗出而閉也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于風寒而為一任谷庵曰賊風邪氣不正之邪氣也風寒天之正氣也固有故邪悶而汗出故因加而合為邪病焉○王子方曰賊風者寒餘邪濕傷精蓋風傷德寒傷榮而寒水之氣又傷心火也濕乃土之外氣故傷腎臟之精也以傷于濕者則為痿厥痿者骨節屈伸者腎臟之生氣厥逆而四支清冷也凡人有疾而又有新成雖不必有賊風邪氣之其而亦足以病也賊風即上古天真論等備之所謂虛邪賊風也夫以賊風邪氣傷人而至于病者固其常也今有處于屏蔽室穴中而卒然有病則本于賊風邪氣而使有此病帝之所以疑也伯言雖非賊風邪氣之甚然亦必有其邪邪與新成之毒寓于脈或因病墮而有惡血在其中又猝然有喜怒飲食寒溫合失其常所以腠理開而不通也

母無同
惡去聲

內之募

原與外

之分肉

相通

肝藏魂

肺藏魄

藏能

其脈理開而或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濕氣惡血等之故邪相襲如春秋齊師襲莒之襲則為寒瘧即瘧論之所謂寒氣勝者為瘧瘧也斯時也正以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過賊風邪氣必固有所加而病由此發也

黃帝曰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母所遇邪氣又無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惟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耶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

此言病在內而傷其精氣神也故邪留而未發者留于藏府募原之間則有傷于氣矣水之精為志火之精為神志有所惡則傷腎藏之精心有所慕則傷心藏之神血氣內亂真邪相搏其所由來者漸矣此病氣而不病形故視之不見聽而不聞若有似乎鬼神夫鬼游為神魄降為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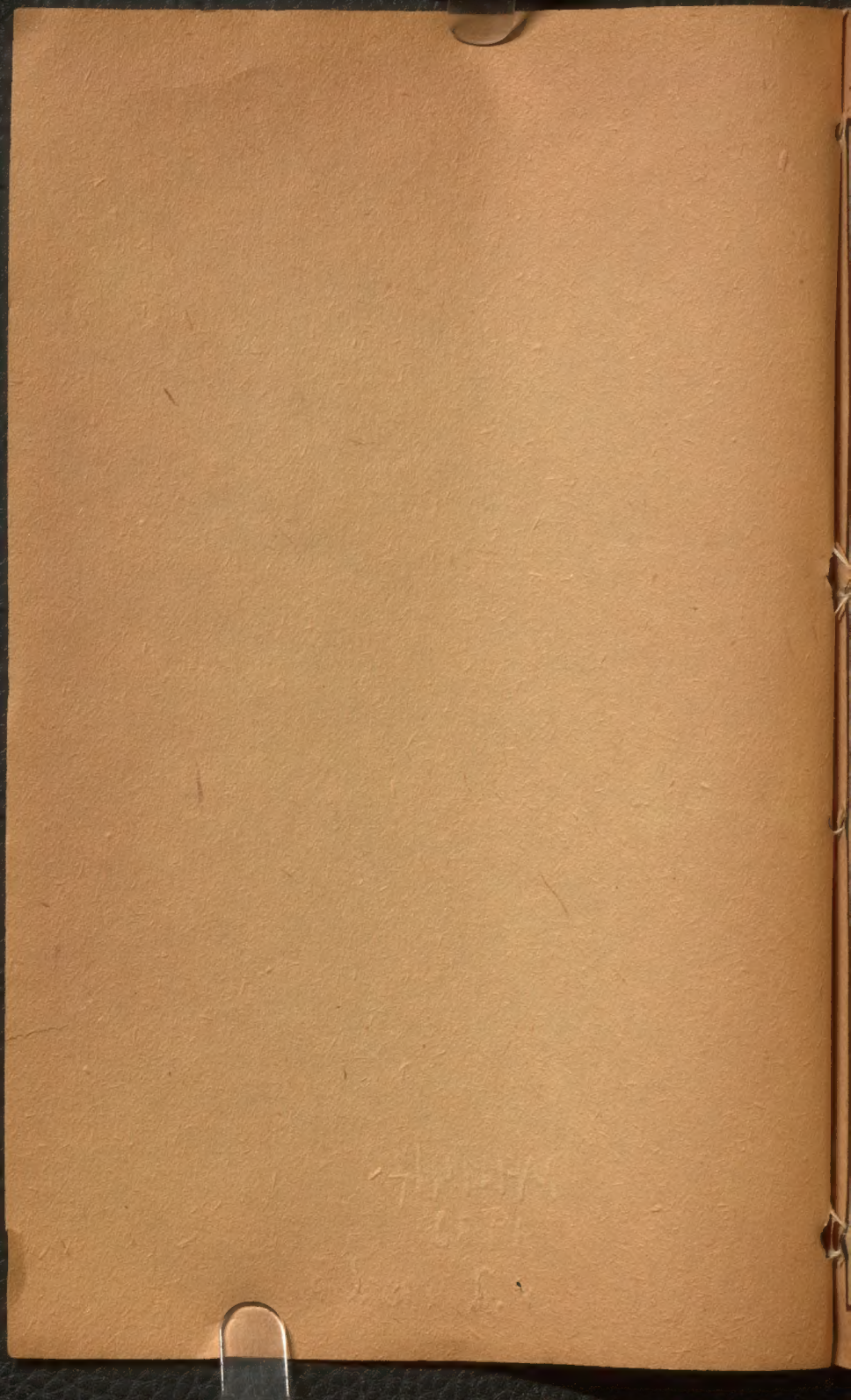
此言有故邪而復動於情故病似鬼神而非鬼神也帝疑上文所言為病皆病人之所自知有等不遇邪氣無所怵惕即卒然為病此必有因乎鬼神之事伯言久有濕氣惡血等之故邪留而未發因病人素所不知因有所觸或好或惡則血氣相亂故邪與心志相搏遂為病此其所從來者甚微非見聞之所能及故人不知其故而以鬼神為疑乃似鬼神而非鬼神也

黃帝曰其視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固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視而已也

知百病之勝者知精氣神三者能勝其百病也知其病之所從生者知先傷其精氣神而病之所由生也可視而已者先巫之能移精變氣而通神明也○王子方曰上古有十三科祝由乃其一也先巫者言上古之能祝由而愈病者謂之巫醫故古之醫字從巫非與師巫之賤役比也

此承上文而言病之所以祝由而已者非病之由于鬼神也夫病既非鬼神有等祝之而可已者正以先巫者固知百病之勝如運氣及藏府相冠之勝氣為病又知此人病所從生左傳史墨曰神聰明正祐其素善鑒其誠心而病斯已矣

靈樞經合纂卷六終



4181742

1922

v. 2 no. 15